

黄鹤、鸚鵡与飞龙及凤凰诗

——读书札记

李雁

唐代的崔颢为人轻薄，却写了一首颇为沉厚的《黄鹤楼》诗。诗曰：

昔人已乘黄鹤去，此地空余黄鹤楼。

黄鹤一去不复返，白云千载空悠悠。

晴川历历汉阳树，芳草萋萋鸚鵡洲。

日暮乡关何处是，烟波江上使人愁。

宋·严羽《沧浪诗话·诗评》云：“唐人七律，当以崔颢《黄鹤楼》为第一。”此“第一”当谓其最早，非谓最好，然亦足见宋人对此诗之推崇。《唐才子传》卷一曾记大诗人李白登黄鹤楼读过此诗后说：“眼前有景道不得，崔颢题诗在上头。”竟不肯题诗就袖手而去。我很怀疑此事之真伪。李白《鸚鵡洲》云：

鸚鵡来过吴江水，江上洲传鸚鵡名。

鸚鵡西飞陇山去，芳洲之树何青青。

烟开兰叶香风暖，岸夹桃花锦浪生。

迁客此时徒极目，长洲孤月向谁明？

元人方回在其《瀛奎律髓》卷一中曾将这两首诗加以比较，结论是“太白此诗乃效崔颢体”。至清代大学者纪昀又加批语道：“崔是偶然得之，自然流出……（李白）虽效之而实多不及。”

崔李二作之优劣且不论，此说之误恰恰在于崔诗原本就是摹写他人之作，有初唐诗人沈佺期《龙池篇》为证：

龙池跃龙龙已飞，龙德先天天不违。

池开天汉分黄道，龙向天门入紫微。

邸第楼台多气色，君王鳧雁有光辉。

为报寰中百川水，来朝此地莫东归。

上述三诗无论是题材、总体构思，抑或是句式、章法结构，多有相同之处。前四句皆叙所咏之事的由来及变迁，且借传说与灵物以神之，又均以重词叠字之法连贯而下，一气

呵成。至六七句写景，尾联抒情。明眼人一看便知，崔诗本有师承，何得谓“偶然得之，自然流出”？至于众口一辞以为李白效崔颢一事，尤为无稽。按，李白有《登金陵凤凰台》一诗，其辞曰：

凤凰台上凤凰游，风去台空江自流。
吴宫花草埋幽径，晋代衣冠成古丘。
三山半落青天外，二水中分白鹭洲。
总为浮云能蔽日，长安不见使人愁。

《苕溪渔隐丛话》前集五所引《该闻录》记李白见崔之《黄鹤楼》诗后“欲拟之较胜负，乃作《金陵登凤凰台》诗。”平心而论，李白此诗已基本跳出前三诗的套路，以首二句囊括前诗四句所咏，颌联增加了吊古咏史的内涵，较严格地遵循了七律的格式。摹仿之迹显然“黄鹤”重而“凤凰”轻，二诗高下自明矣。《金圣叹批唐诗》一书在评沈佺期《龙池篇》时说“后来只说李白《凤凰台》乃出崔颢《黄鹤楼》，我乌知《黄鹤楼》之不先出此耶？”金圣叹这话只说对了后半句。崔既可仿沈，李何不可径仿之而必效崔氏？考崔李二人约略同时，均为盛唐诗人。崔颢生年不详，卒于天宝十三年（公元754年），较李白之卒仅早八年。《河岳英灵集》称“颢年少为诗，名陷轻落，晚节忽变常体，风骨凛然。”史书亦记崔颢早年初见李邕，献诗首章即云“十五嫁王昌”，被斥“小子无礼”不与接见（李肇《国史补》）。足可推知《黄鹤楼》这样雄浑的作品当系其晚年之作。人见“黄鹤”诗与“凤凰”诗结尾相似，用韵相同，遂有好事者造此文坛佳话。不知崔李既为同时人，则云李之效崔既不能证之为真，崔之仿李亦难辨其是假，要之，崔李皆出沈氏也。

宋·计有功《唐诗纪事》卷二十一是这样转述这段公案的：“世传李白云：眼前有景道不得……遂作《凤凰台》诗以较胜负，恐未然。”“恐未然”一句是宋时人已疑之，非笔者强为之说。后人喜欢热闹，乐得以讹传讹，因使千古英雄李白，竟蒙此不白之冤，不可不为之辨。李白《江夏赠韦南陵冰》一诗中有句云：“我且为君捶碎黄鹤君楼，亦为吾倒却鸚鵡洲。”此真似谶语也。

（责任编辑 李肇渠）